

网络原名《仙路烟尘》
后《诛仙》时代仙侠新圣经

幻剑书盟
hjem.net

仙剑问情

管平潮 著

大结局



花山文艺出版社

仙剑奇侠传

管平潮 著
大结局 下



花山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管平潮：

本名张凤翔，江苏南通人，硕士毕业于中国科大，博士毕业于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现供职于网易。

为人喜好文学，工于文字，著有《局域网组建与维护实例——电脑工程师丛书》；素性爱好自然，尤擅摄影，四年间遍游诸国，摄得大量精丽图片。读书游历之余，耽于《聊斋志异》、《西游记》，怀抱古典情怀，追慕仙家故事，常思既有古人珠玉在前，新世纪网络潮流中东方仙侠亦应有其后继。十年一剑，抒情寄意，遂有此书。

《仙剑问情》网络原名《仙路烟尘》，在起点中文网一经连载便受千万粉丝追捧，奉为中国仙侠小说开山之作。

仙剑问情

仙剑奇情



磨铁文化
Xiron

责任编辑：李伟
特约监制：李耀辉 杨雅茹
特约编辑：伍菊
插 图：黑白格子

门乃婷设计
Tel:010-64822426

第四卷

十万朱颜十万血

目录



第一章	投笔按剑，谁意别开生面	3
第二章	心为形役，寸地犹冀黄粱	14
第三章	雪后寻梅，问故园之香迹	22
第四章	天地不醒，归来风雨满哭	30
第五章	玄机似悟，却恐成结祸胎	37
第六章	红妆笑倚，别有风波入眼	45
第七章	云霞争变，尽是血脉朱颜	52
第八章	沧海几番覆，人尚醉春风	58

目
录



第五卷

瑶宫桂冷吹香雪

第一章	明霞可爱，入瑞宫以为家	69
第二章	含情问雪，得趣便为真仙	78
第三章	江山夜雨，枕中春梦无穷	87
第四章	月缺花飞，肝胆谁怜形影	92
第五章	桃摘玄圃，故家五色云边	101
第六章	卿原善笑，哭芳草以成痴	109
第七章	翠微深处，细数人间仙世	116
第十一章	繁华过眼，寻香莫怪蝶痴	142
第十二章	奇缘仙偶，二月春声流梦	149
第十三章	梅妻鹤子，一杯水远山遥	156
第十四章	将军鏖战烈，马色截云鲜	161

第六卷

人间仙路几烟尘

目录



第一章	冰心玉壶，清姿卧云餐雪	169
第二章	凤笛鸾鸣，邀月宿山深处	175
第三章	三山神阙，轻身一剑知心	184
第四章	剑华千弄，战争大笑楚汉	189
第五章	飞仙天外，按剑我本布衣	197
第六章	山川献雪，云开旭日华鲜	204
第七章	帝苑春晓，流连野水之烟	212
第八章	燕到春余，幽怀时迷门巷	219
第九章	仙尘在袖，两足复绕山云	226
第十章	冰雪香肌，自有清芬旖旎	232
第十一章	尺素传吉，盼今夕为来世	239
第十二章	芳衷尽吐，报答梅花一梦	246
第十三章	蕊结同心，花开莲房有子	254
第十四章	立地风波，啼来谁家乳燕	261
第十五章	银河洗剑，忘却五湖风月	268
第十六章	仙路不知行远近，人生若只如初见	275

目
录



第五卷

瑶宫桂冷吹香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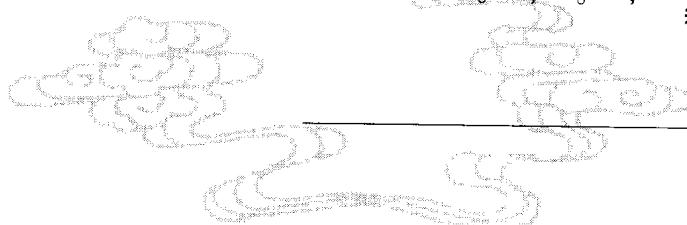
第一章	明霞可爱，入瑞宫以为家	69
第二章	含情问雪，得趣便为真仙	78
第三章	江山夜雨，枕中春梦无多	87
第四章	月缺花飞，肝胆谁怜形影	92
第五章	桃摘玄圃，故家五色云边	101
第六章	卿原善笑，哭芳草以成痴	109
第七章	翠微深处，细数人间仙世	116
第八章	迷离仙梦，幻作别样春霞	124
第九章	繁华过眼，寻香莫怪蝶痴	132
第十章	奇缘仙偶，二月春声流梦	142
第十一章	梅妻鹤子，一杯水远山遥	149
第十二章	将军鏖战烈，马色截云鲜	156
第十三章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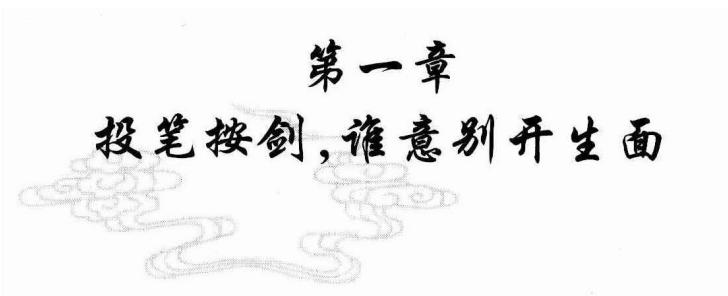
第四卷

十万朱颜十万血

卷首词 汪生劫

纵欲怀情，
如梦如迷。
生来死去，
循环万劫。





第一章

投笔按剑，谁意别开生面

羊毛搓的绳子，还抽在羊身上！

——民谚

一月二十九日夜戌时，水侯孟章接父王传召来到镇海殿后宫澄渊宫议事。

到了澄渊宫内，复有青衣小吏替下黄袍传话小官，一路小跑带着孟章穿过空旷的大殿，将他领向澄渊宫东侧殿密室浮翠房。

到了嵌玉镶碧的浮翠房中，一进门孟章就看见幽幽的绿玉光影里自己老父蚩刚一身深黝的黑袍，站在白玉书案前对着那扇光线只能单向穿透的水晶窗户出神。看起来，他正在专心看窗外那些碧色珊瑚林中五彩斑斓的游鱼。在他高大的身形旁边，自己的长兄伯玉和心腹龙灵也在，两人正毕恭毕敬地侍立一旁。可能因为已知二公主失踪，生死不明，他们两个俱穿白袍，上面只绘着浅灰淡墨的竹叶藻纹，以示悲悼。一进门，孟章便觉一股压抑的气氛扑面而来，而当小吏退下，房门无声阖上，此时房中便只剩他们四人。

浮翠房中这四位，正是现在南海龙族中地位最高之人。

“父王，儿不孝！”

孟章首先开口。

到得此时，任这位龙神水侯往日再是狂傲，此刻也不得不低头。到得房中，他便双手低垂，低着头跟自己老父告罪。

“哦，你来了。”

听孟章说话，半天无语的老龙王转过身来，看向这位自己一向宠爱有加的第三子。轻轻说了这句话，却又半晌无言。这位南海中最德高望重的老龙君，此时目光正是复杂难明。

他的心情怎会不复杂？

到了此时此刻，见着此情此景，蚩刚正是百感交集。许许多多甚至从未想起的往事一时都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

想当初，他年长体孱，神力衰竭，不得不将本族之事托付子女。谁知那长子伯玉，只知耽于礼乐诗书，无心打理政事。视事几年，君臣离心，合海的神灵中只有那位和他臭味相投的雨师神将大力支持。于是不过几年的光景，这偌大的南海声势便输给那内陆的四渎。

唉，想起这四渎，还有这四渎的首领云中老儿阳父，他蚩刚这气儿就更不打一处来！他阳父何德何能？不过是仗着东海龙族的嫡传关系，年纪不比他大，辈分却比自己还高一截，便处处挤压自己。三千年前，他占着那样丰饶的大地河溪，还借着和魔族开战的由头来到自己南海领地耀武扬威，真是十分可气！

因了这许多气人的往事，他蚩刚便无时无刻不在和那四渎暗中较量。只是，长子任事，寄予厚望，谁知不过数年光景，便政务荒弛，不仅不能开疆辟土，还叫南海君臣上下养成懒散恶习，全都变得不思进取。这种情况，怎不叫他失望伤心！于是几年下来，伯玉烦了，自己也烦了，便将他废黜，换上骁勇善战的三太子。

果不其然，这三儿没叫自己再次失望。自孟章接手南海以来，真可谓威加宇内，海内廓清。不仅龙族之中众士收心，连那些几千年都不曾降伏的南海蛮横岛

族夷民，也先后归顺。此后声势大涨，南海龙族竟能在四海水族中隐隐直逼那地位超卓的东海龙宫！

看来，自己梦想千百年的大计最有可能在这神威空前的三龙子手中实现。

只是，不知是否上天妒忌，当经营百年，自己这年轻有为的三儿水侯刚刚发动吞并四渎的大计，却遭当头一棒，连自己也没想到那个风格只和自己长子相类似的糟老头儿，竟然奸诈如斯。表面他游戏江湖，买醉人间，谁知暗地却将南海底细侦得一清二楚。当发难之时，往日辉煌强大的南海不仅寸功未立，反而节节败退；不仅丢了战绩，还丢了名声，正是里外不是人。近几个月的事情，就像做了场梦，梦还没醒时，强大的南海龙族竟被那些陆地妖神给逼得走投无路！

而这所有一切中，最让自己不能忍受的便是那个叫“张醒言”的少年！这低贱之人，竟领了一帮更加低贱的妖民趁火打劫！要知道六界之中，最数那草木荒山中的妖怪卑微下贱。且不提它们现在竟跟自己精锐的龙军打得半斤八两，只说它们能有机会跟自己开战，本身就是对龙族高贵血脉的最大侮蔑！

前些时，那三儿孟章也曾抓到一个所谓“玄灵妖族”的首领妖怪，献来让自己亲审。他本来也以为能羞辱这些贱民一番，谁知刚问了一句：“既然凶猛，因何被擒？”那狼头妖怪竟往地上啐了一口，说它也在奇怪，本来当初它受族中长老召唤，追随妖主作战，以为只是为争一口气，同时也为妖主被杀的爱婢报仇，实际肯定不堪一击——

“谁知打了大半年，自己并肩作战的兄弟才死了两成；我这狼族的小头目，竟然也挨到今天才被擒！”

呃……还有比这更大的羞辱吗？

当时他听得差点背过气去，直愣了很久才想起下令将这狼妖施以寸磔之刑。

当片片剥骨剜肉之时，这恶狼还一直大骂不绝，只顾气自己，说什么“生为妖主之卒，死为妖主之鬼”，就是到了阴间也跟他们这些恶龙没完！凶言恶语，正是至死不绝，直害得他这老龙王后来几夜中，多少年头一回被噩梦惊醒！

“妖主啊……”

近来回想往事，总是可不避免地想到那妖主张醒言。从开始刚听到这名字时的鄙夷，再到现在想起来就头疼，张醒言这名字就像恶鬼缠身一样怎么赶都挥之不去。以他蚩刚几千年的见识，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出生于村野之间，好像凭空冒出来的后生小子，怎么突然就一呼百应，遇鬼收鬼，见神杀神。他也不是不曾仔细研究这少年，却只看到这人一向只知行凶弄险，总鼓捣些旁门邪术，却偏偏无往不利，左右逢源。那副不入流的嘴脸，正和那老而为贼的四渎老儿相同！

不过，虽然鄙夷，甚至内心里还有些不能察觉的害怕，对于老龙神蚩刚来说，这位叫“张醒言”的少年某些方面还是值得敬佩。比如，明明是食亲财黑，争权夺势，他却偏偏能宣称是为自己心爱之人报仇——

真以为大家都是三岁小儿？这话骗鬼！左右不过一个婢女，不死是福，死是本分，值得他那么悲痛欲绝？

可是这明眼人一看便穿的鬼话，却赢得海内称赞，连自己宫中那些无知的小男女，竟也有许多崇拜他用情至深！

“唉……”

每想到这里，蚩刚便会叹一口气。这娃子确有过人之处啊，正是不世出的枭雄。只恨自己不像四渎老贼那般不要脸，否则早就去山野访得这少年，多给金银，再将二女儿配他，让他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看来，这南海龙神蚩刚也是个怪人，刚刚还恨得牙根直痒痒，转眼就恨不得将他招为女婿！

不管如何，一连串感想要到这儿，老龙蚩刚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后生可畏！”

遭遇二公主走失这事，老龙才终于明白，说一千道一万，只有自己的亲族子女才是真正的财富！此刻的龙君，就像个人间寻常的财主，平时不把自己家什么破锄头烂算盘当宝贝；可是有一天客从远方来，急吼吼要跟自己借这破烂去用，有大用，少它不行，从此要一借不还，这辈子都不再见面——这时，他才发觉这件以前随手乱丢的破烂，忽然成了不能割舍的宝贝！

“不能再犹豫了！”

到这时蚩刚终于下定决心，忽然开口打破房中静默，说道：

“孟章我儿，此番招你前来，只因为父已想过，你兄长提议可行。”

老龙君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如伯玉所言，为保存我族实力，此危急存亡之时不可力敌。现在汐影又失踪，怎么找也找不到，那神怒天险已然不济，四渎妖军攻入宫内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我们就不妨用计。假仁假义的老贼不是口口声声说此番征伐，是为了让伯玉登位好还南海清明吗？那好，我们就顺从这说法，就让伯玉继位。反正如俚语所言，‘肉煮烂还在锅里，’只要是我嫡系血脉，谁掌权还不是一回事！”

“如此一来，便可暂缓战局，保存主力。孟章你也可趁机潜去神之田，尽早让那神王苏醒助力。唉！”

蚩刚叹了口气，道：

“现在看来，要想战胜敌人，也只能求神主帮助。”

“章儿，如此行事你可有疑义？”

说到这儿，蚩刚便停下，看向孟章征求他意见。

当然，正是“形势比人强”，到得这时就连骁勇倨傲的孟章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出路，等父亲说完征询自己意见时，便毫不犹豫躬身应道：

“愿听父王安排！”

“很好！”

见孟章答应得干脆利落，蚩刚大为赞许，转脸又看向那位一直沉默在旁的长子。等看向他时，刚才雷厉风行的老龙脸上已现出几分温柔和不忍。老龙叹着气说道：

“唉，伯玉，当初你审时度势，提出此计，本来我应立即答应。可是今日才施行。伯玉你可知老父为何如此？”

“儿不知。”

“唉，无他。只是老父想到这计策一旦施行，只有你最苦楚。战事糜烂，你无丝毫过错，最后却要为战败出头与敌周旋，这实在是难为了你。况且将来你三弟

发难，恐怕那四渎第一个便要害你……”

说到此处，一直滔滔说话的老龙神语音哽咽，竟一时说不下去。

见他这样，温润如玉的长公子也忍不住眼圈泛红，却作出一副坚定神色，慨然说道：

“父亲不必担心，家国有难，伯玉岂敢后人。即为家国死，正是死得其所，绝无怨言！”

见他如此说法，更增老龙悲戚。蚩刚想要出言安慰，却是语不成声，一个清晰字儿也吐不出。一时间房内气氛压抑，大家心头都十分沉重。

就这样凄凄惨惨许多时，倒是那位侍立在旁的老臣龙灵第一个打破沉默。明显强忍了悲声，忠心耿耿的老臣子故意欢快着语调，高声说道：

“老主，少君，且住悲伤，听老臣一言。臣尝闻，欲建非常之功，必行非常之事，今日此番深宫定计，未必不是他日我南海一族复兴的起始。此盛时！老臣以为，既然定计，就该当机立断，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去镇海殿中宣布此事吧！”

“不错！”

“迟则生变！”

对于龙灵的提议，蚩刚深以为然，当即忍住悲伤，率先走出浮翠房，领着孟章几人一同往镇海殿中行去。

……水侯退位隐居，让位长兄伯玉！南海不日投降！

这决定一从老龙君口中宣布，便如同扔下一道惊雷，原本死气沉沉的镇海殿中顿时一片哗然！

不过，这样看似匪夷所思、放在几月前绝无可能之事，到了这时候也差不多顺理成章，并无疑议。济济一殿的文臣武将，除了开始惊讶几声之外，此后并无一人反对。事实上，所有人都感觉如释重负，连假装伤感的过场都不走，便纷纷称赞起老龙君明晰时事、小主公高风亮节。

这样好一阵喧嚷之后，所有人便都跟着众臣之首龙灵子，一齐跪伏在地，向那位新任的水侯公子跪拜道贺。

“大家请起，请起！”

接受跪拜之时，早就生疏了这样场面的龙神大公子竟好生不适，一阵手忙脚乱之后还是在孟章眼色的提示下，才完成继位任职的种种仪程举动。

除去伯玉局促，这样换班交权如此顺溜，倒不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实是时势使然。那些死忠孟章的，大都是好战的武将，几月来的征战，到这当儿已是死伤殆尽。剩下来的臣子，大抵对孟章并不十分忠心。此外，那几位高高在上的龙君神侯有所不知的是，殿下这许多臣子中早有许多人跟四渎暗通款曲，只盼着早日结束战争。现在一见四渎深恶痛绝的水侯交权让位，又宣布择日投降，怎不叫这些暗含鬼胎的臣子们开心？这样他们便不用担惊受怕，冒险流血。

因此，在种种或明或暗的理由下，现在这合殿上下竟前所未有地团结一致，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无比真诚地祝贺新主登基。

且不提这许多纷纷攘攘，再说蚩刚几人。等宣布完伯玉继任事宜，蚩刚便遣散群臣，唤这三人重回后殿浮翠房中议事。又在密室中说得一阵，那老龙王毕竟年事已高，说起伤感之事很快困顿，便先回去休憩。一时浮翠房中，只剩下孟章、伯玉、龙灵三人。

见时候不早，伯玉便先提议：

“三弟，你不如也早些休息。明日我着人给你安排，安心去那神之田中暂避。”

“这……谢过大哥美意。不过我现在就想走了。”

孟章竟是一刻也不想留。

“呃，为何如此仓促？”

伯玉有些疑惑，道：

“明日那四渎不见得就打来，你可以从容行事，不必急于一时……”

“唉，大哥！”

本来伯玉挺身而出，愿意牺牲自己解救困局，孟章不愿再疾言厉色。只是此刻见长兄仍是一副懒散拖延模样，他便忍不住提高声音，谏言道：

“大哥！正所谓事不宜迟，既然大计已定就当雷厉风行！那四渎我比你更了解，甭说到天明，恐怕今晚就要打来。我现在就走，早去神之田中一天，便能早一